

纠错

◆ 子渔

表弟的离奇决定

我这一趟去北京，姨娘让我去看看表弟。也就是两年前，表弟突然在考上公务员一年之后辞职了。家里炸开了锅。姨父愣是两天没吃饭，父子关系势如水火。姨父在暴跳如雷之后说，既然你这样有本事，那么，从今以后，你就甭想得到家里的一分好处。

姨娘眼泪滴滴，只叹息自己没生个好儿子。是啊，眼下的工作，是好找的么？真不知道表弟是怎么想的！因为表弟家里的尴尬气氛，我也不想去蹭这趟浑水。只隐约听说，不久之后，表弟去了北京。姨娘因为姨父真的没让他带走一分钱，还真以为儿子流落街头无以为生了呢。她在我母亲面前，又是埋怨姨父，又是担心儿子，弄得茶饭不思。我母亲安慰道：他一个大学生，长得人高马大有模有样，要文化有文化，要力气有力气，还愁自己养不活自己吗？就是一时找不到好的工作，做做苦力也能赚碗饭吃。过个一阵，他回心转意了，自然会回来的。何况，他在北京读的大学，不会没有同学帮忙吧。姨娘经母亲这么一说，似乎也宽慰了些，自己念念有词道：这个畜生，就是不肯给我们讲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给我们门牌号码，只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他过得好好的。

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与表弟联系了一下。他开始以为我是他娘的密探，不肯说。后来，在我的保证下，他才告诉我，他在做健身教练，让我到某健身俱乐部去找他。这我倒没想到。表弟读大学之后，确是越长越壮实了，可他是学法律的，不去做律师之类的工作，竟入了体育的门，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我不是那里的人”

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正在指导学员训练。服务员要叫他，我示意我可以等着。他穿着紧身的T恤，露出有型的身姿和强健的双臂，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似乎比以前更帅更年轻了。后来，他也发现了我，跑过来让服务员把我引到休息区，泡上了咖啡。我远远地看着他，发现他工作得很开心，并没有像姨娘想象的那般不堪。

终于可以停歇了。他收拾了一下，坐过来说：“哥，让你久等了。我爸我妈都还好吧？”我说：“就是想你！我就奇怪了，你在北京工作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肯告诉他们啊？”他尴尬地一笑，说：“哥，你不知道，我爸我妈有多封建。为这事，我老早就跟他们闹过了。我当初读法律系，可是他们的主意，我自己并不喜欢。我在高中时就爱上了健美；读大学时，已考出了好几本健身教练的证书，本来就想去做健身教练的。可是，他们觉得体育是穷人干的苦活儿，是青春饭，听说我要穿着三角裤衩到台上去比肌肉，觉得丢人现眼，仿佛我玷辱了祖宗一样，硬是不让。他们的理想是，我西装革履，提着皮包，从轿车里出来，一步三摇地走进市府大院。只怪我当初不够坚决，就依从了他们。可是我在那里，压抑死了——要知道，我是个自由惯了的人啊！”

我已经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过，似乎也犯不着这么决绝。人在世上，哪个是按自己的心意在活啊。

“我原想，下了班，我总自由了吧。可是，不是今晚有饭局，吆五喝六地灌酒，就是明晚忽然来电话，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娱乐’。他们都是我的上司，起码也是比我有权的，我能推一次两次，可我能每次都去吗？那我岂不是与他们格格不入了吗？也许他们并没有恶意，说不定还在栽培我，可是我不喜欢。就像一个磁场，我感到我不是那里的人，一进入就紧张……”

我要离开时，表弟说：“哥，如果后天晚上有时间，你来看我们的比赛吧，我们几个健身俱乐部有个联赛。”我说好的。

舞台上的王者之气

那晚，我看到了表弟在台上的王者之气。我在后台见到他时，他已经在热身了，浑身肌肉饱满而发达，洋溢着一种雄壮的美。他的健身伙伴为他涂油上色。他微笑地看着我，一副自信的样子。“不知道的人，以为我们怎样神秘，仿佛是一群怪物。其实，不就是一项体育运动吗？如果在古希腊，我们还是被人推崇的英雄呢。”表弟说完，试了几个动作，让我看看颜色涂得是否均匀。

当比赛开始时，我在台下，看到表弟走上来时，步履坚实，音乐声起，他和着节奏，展示着自己的风采。他每一个动作，都诠释着自己的强大。没有人可以征服他，更没有人可以役使他。他仿佛是挣脱了锁链的

普罗米修斯，尽情地享受着底下人们的喝彩和掌声。当其他选手与之同场竞技时，他毫不示弱。他不断主动靠近高手，去与之争高下。也许，他不是最强的，但是，他在这个舞台上，他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磁场上，获得了最大的释放。在这一刻，他俨然是王者！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表弟的放弃和选择，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次纠错。这一次，他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摒弃了世俗的偏见和偏好——他做了自己的主人！



都说80后幸福，当然，他们没有父辈经历那么多的艰辛，但其中很多人，也是从有点艰难的“蜗居”日子中成长起来的。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洗澡游击战

从小和父母生活在十几平方米的朝北一楼小屋，生活中最常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厨卫合用。

厨房共用，难免会产生矛盾：谁家炖汤浪费煤气了，谁家顺手牵了别家的油盐酱醋……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大可小，可闹可消。可是卫生间的合用问题就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隐情，想来，常常无尽羞赧。

洗澡是个首要大问题。我天天要拎着一大包换洗衣物，趁没人的时候溜进浴室，为图方便总是尽量“轻装上阵”。最怕走廊上遇见进出楼道的邻居，越是熟悉越是难为情。生长发育的时候，东张西望半天，一定要等感应灯暗了才蹑手蹑脚“倏”一下窜过走廊，有时候不凑巧碰见隔壁家的大叔在公用地盘打扫卫生，还不得不弓起身子含着胸打招呼，大叔还总是十几年如一日乐呵呵地问：“洗澡啊？穿得少咧。”尴尬得我脸上阵阵发烫。如果遇上楼道里有人拉家常，那我是无论妈妈怎么催促也不好意思拎着洗澡包招摇过市的，只好等，干等，耗着……

夏天就罢，如果冬天，也常免不了浑身打颤地等。实在没办法，只能使出“绝招”：开音箱，一定要震耳欲聋。阿姨们直着喉咙交流，最多十分钟后一定转移阵地。那时的我就是这样打游击来维护自己小小的自尊的。

非礼只能听

妈妈一直有早起的习惯，用她的话就是被生活所迫，这会儿我想着明白了便也开始觉得苦涩。她说以前刚结婚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大姑娘害羞啊，为了营造没人的环境，每天5点准时起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如厕。

合用厕所离隔壁人家几乎只有一门之隔，待在厕所里他们家饭桌上的谈话、电视机里柏阿姨的调解声都清晰地就在耳边。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因为抱怨家里菜色不好，我脱口而出：“隔壁弟弟家今天吃罗宋汤。”老爸

蜗居的日子

◆ 李彦



本版插图 邹勤

诧异我怎么知道，我神秘兮兮地告诉他：“我上厕所的时候闻到的呀。”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家也一定很难忍受吃饭的时候有人在厕所大进攻吧。所以，长期生活条件使我们两家人几乎对如厕时间、洗澡时间达成了不成文的约定。只是这种私密的生理规律被别人摸透总不算一件默契的事情吧。而如果在不合适的时候上厕所，别人和自己都会觉得不自然，如果实在着急，也只能关紧厕所门掩耳盗铃，捂住自己耳朵一门心思做该做的事情。

厨卫合用，有时会有些小意外。厨房离我家近，所以我爸妈打扫多一些，因为卫生间就在隔壁家的正门口，所以多少默认为他们家的包干区。有好几次上完厕所才发现抽水泵坏了，没法用，窘迫之下，只能先出去外面找盆冲水。可有时刚接了盆水回去，就看见隔壁阿姨已经处理干净了……

成长的烦恼

长大之后，男朋友来我家因为对卫生间的不适应，也常常很窘迫；又因为私密度极差他每次来我家做客，邻里的阿姨妈妈们少不了一些“嘈嘈切切错杂谈”。

记得他来我家上第一次厕所的时候，憋了好半天才低叹一句：“那个，我想上个厕所……”我遂带他去走廊指

那年，信如雪片飞来

◆ 邵天骏

十年前的那段日子，我一直被持续不断的来信包围着，数了数足有92封之多。这些写信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区域分布之广几乎涵盖了大多数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绝大部分是15~23岁的女孩写来的，她们中有中学、大学的在读生，也有已经工作的白领和蓝领。来信都是要求做笔友或朋友。

那时，我曾在多家刊物上发表了多条人生格言或人生感悟，下方同时刊登有作者的姓名、单位地址和邮政编码。巧的是这几本杂志发行面比较广，而这主要的受众面又是年轻人，因而常常能够引起许多年轻人心灵的共鸣。有一封很长的来信洋洋洒洒有4页纸，不仅对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打败自己”、以诚相待是心灵沟通的桥梁”、“希望是创造奇迹的助推器”等人生格言谈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设想了今后的人生方向，读来颇为感动。还有我的“与其等待希望的明天，不

如把握宝贵的今天”，一位女大学生就此写道：“也许你是一个懂得珍惜时间的人，也许你是一个懂得如何去安排生活的人，而这些都是我选择你做笔友的理由。”在对我“困难总是欺软怕硬”人生感悟评价中，有一位显得颇为成熟的在校女孩发表感想说：“我对这条人生感悟真的很喜欢，也很认同。人可以有傲骨，但不可以有娇气。”

这些女孩并不知道，我与她们其实不是同一辈的人，我的岁数甚至与她们的父亲相仿，可她们却把我当成了一个年轻的男孩。所以，来信有直呼其名的，有称哥哥的，也有叫弟弟的，弄得我时而大惊失色，时而受宠若惊，时而又不知如何是好。一些来信者在希望与我做笔友的同时，还提出了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如有的对我的工作部门感兴趣，有的则对我的姓名想探个究竟，其中一个说她以前的男朋友与我的姓名完全一样，看到相同的名字总有一种亲切感。还有的对我所居住的城市特别迷恋，说她的一位大学老师上课时曾经多次提到，他的此

了个方向。他一分钟扭捏回来了，纠结地问我：“那不是别人家吗？”我无奈跟他解释合用的问题，然后亲自带他前往。

隔壁阿姨见到了我男朋友正面免冠全身样，对着我笑得很灿烂，我也只好打个招呼然后在走廊里踱步。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在这条不长的走廊里无论哪个角落都能清晰听到卫生间里的声音……

一楼其他几户阿姨奶奶们坐在楼道口拣菜，窸窣窣窃议着什么，张家儿子高考，李家女儿生娃，赵家媳妇吵架，钱家女婿买房……底楼小姑娘的“毛脚”正在上厕所大概一小时后也会被发布，总之什么新鲜事不过夜就能被神通广大的她们挖掘出来……

一直以来我也常常在想，如此这样隔墙有耳，隔墙站人，私密度那么差的住房条件，为什么这么多年也罕有搬迁户呢？我常对爹妈抱怨这些那些老房子的各种劣势，甚至埋怨因为朝北照不到阳光而没满160的身高，老爸倒是很淡然说这是老根老底，有很多回忆，不想搬迁。哎，有条件，谁不想搬呢？

如今我也将嫁作他妇，合用蜗居的年代离我是远了。可是爹妈们的生活呢？我是可以努力改善他们未来的居住环境，可是他们的青春岁月，也在这样蜗居的地方耗费掉了吧。操劳辛苦的人生轨迹，转眼已是中老年人。

生最大愿望就是能到繁华的大上海去看一看，走一走。

为了能够及时得到我的回信，一些女孩还非常细心，如在信封里或夹寄回信的信封和邮票，或夹寄买邮票的钱，还有的把具体的联系地址、白天和晚上的联系方式一并告知。所用的信封和信纸，一看就是些年年轻人使用的，无论色彩还是图案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有些信是中英文并用，普通话和广东话并列，行文之间为突出效果还粘上了多个花花绿绿代表表情的小贴纸。每一封来信虽然字体各异，长短有别，却都充满着无比的真诚以及对远方笔友的热情期待。

从来信中我也看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端倪。许多女孩涉世未深，显得天真无瑕，把外部世界看得很美好，对未来自来人生充满遐想。写信和建立纯洁友谊正是这些女孩欲想了解外部世界、迈出人生脚步的一个选择。可是如果交友不慎，也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对她们的来信，我以为实在是需要予以郑重对待的。我作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对所有这些女孩子的来信一概不予回复。这既是对她们负责，也是自己做人的准则。

时隔10年有余，如果这些当年写信的女孩知道我的做法，我想她们是能够理解我的一番苦心的。